

三条腿的螃蟹

——严学章艺术研究

杨豪良 著

三条腿的螃蟹

——严学章艺术研究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条腿的螃蟹——严学章艺术研究/杨豪良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6. 3
ISBN 7 - 80146 - 720 - 5

I. 三… II. 杨… III. 书法艺术…理论…研究文集…中国…
当代 IV. C.0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7686 号

书 名:三条腿的螃蟹——严学章艺术研究

著 者:杨豪良

责任编辑:张英杰

出版发行:中国社会出版社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北京凯兹印刷厂

开 本:850×1168mm 1/16

印 张:21

印 数:01 - 3000 册

版 次:2006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 - 80146 - 720 - 5/J.091

定 价:80.00 元

(凡中国社会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这只螃蟹为何三条腿？	1
第一节 三腿蟹的腿	1
第二节 “横行不霸道”的诞生及其本质	5
一、解读《流行书风及其系统批评》	7
二、解读《也论书法本体——兼与盛东涛先生商榷》	38
三、解读《书法新古典主义是倒退主义》和《安得倚天抽宝剑》	61
四、解读《书法要关注当下民间》和《王羲之的反叛与反叛王羲之》	76
第二章 蟹黄在哪里？	85
第一节 书法创作与“横行不霸道”	85

一、作为情人的书法	86
二、金农与张瑞图的诱惑	92
三、书法创作的三个层次	100
第二节 “横行不霸道”与传统	107
一、评论家眼里的严学章书法	108
二、传统的强制性与艺术发展的不平衡性	118
三、阅读传统的态度	123
第三节 “横行不霸道”与 SY	141
一、纯粹乎？实用乎？	141
二、书法新实用主义的背景性	143
三、关于普通书法教育	153
第三章 横着走还是横着走？	161

第一节 “横行不霸道”的猫步	161
一、横行不霸道?	163
二、怎一个“蟹”字了得——从“严学章现象”到“严学章 问题”	170
三、解读“图式水墨十二生肖”	177
第二节 “横行不霸道”的道理	200
一、艺术来源于生活	200
二、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继承	206
三、中国古代文论的影子	212
四、“现代与后现代”的影响	221
五、市场是一个“召唤结构”	241
六、高悟性是写“意”的必由之路	245

第四章 橫行几时休？	251
第一节 艺术的本质是什么	251
一、艺术的名誉	252
二、支撑艺术的力量	259
第二节 “横行不霸道”悖论的消解	268
第三节 “横行不霸道”越走路越宽	273
一、情结·原型·无意识·艺术	273
二、“横行不霸道”的集体无意识	287
附：串串蟹迹——严学章艺术略历	297
附图	307
后记	315



第一章 这只螃蟹为何三条腿？

第一节 三腿蟹的腿

世人皆说螃蟹八足，而今却偏说螃蟹三条腿，何也？

此螃蟹非彼螃蟹，乃是螃蟹体创始人——严学章是也。严学章，1959年1月1日（戊戌年11月22日）出生于湖北枣阳，汉·光武帝刘秀故里。正是帝王之乡的钟灵毓秀，造就了“螃蟹严”这一鬼才。作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的严学章，按书画江湖的说法是做学术“横行霸道”的人，写“螃蟹体”书法的人，画“图式水墨生肖”的人，他现在担任中国艺术创作院院长、中国螃蟹派书画研究会会长、中国艺术创作网总裁、中国书法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许多的媒体称，严学章是近年来涌现出的一位集书法、绘画、文艺评论于一身



的多栖型艺术家,诗文书画已形成鲜明的个性化风格,先后出版著述14部,发表学术论文50余万字,发表文学作品百余万字。他是当代水墨十二生肖画的开拓者,是新文人画派的代表人物。他以精湛的传统书法技法入画,将传统文人画的意蕴、民间剪纸的趣味、古代石刻的质朴、现代卡通画的简约等冶于一炉,并在现实生活的体验中提炼出思想境界,构成了他的图式化水墨艺术语言。其构图简洁,线条洗练,内涵丰富,寓意深刻,开创独树一帜的“蟹派”书画艺术风貌。其学术理念:横行不霸道;其处世原则:思想批判与友善待人分立。被称为书坛画苑一蟹将。抛出以上这些令人看起来和听起来都吓一跳的成就,足以把人砸得晕头转向。“螃蟹严”在这种背景之下横空出世,当是张牙舞爪地扑面而来,因为我们从他的多方位的行动,已经嗅到蟹派总动员的新的生命气息,艺术江湖早已不平静,并且已经让我们感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大气象。尽管如此,笔者则坚定地认为:严学章安身立命和打造艺术新天宇的法宝,就在于这只螃蟹的三条腿!一是:蟹书;二是:蟹画;三是:蟹论。

而这三条腿的雏形则是蟹书和蟹论这两只钳子,当然“螃蟹书”并不是严学章本人的独特想象,按照襄樊女书法家杨晓琳说法是“严学章的书法堪称别具一格。因为熟悉,故戏为‘刀削面’、‘螃蟹腿’。虽为玩笑,确也是对他独特风格的一种评价。在襄樊写米、二王者居多,出入北魏墓志却不多,严学章选择宽博浑厚的北魏墓志,可见其性格‘火辣’的一面,与其文雅的外表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杨晓琳:《与众不同别具一格》)正是在这种反差的背后,让我们看到了严学章思维方式的一种独特性——逆向与跳跃,这种“逆向与跳跃”也直接催生了许多作品和观念的问世。(关于此,后文将有进一步系统阐释,此不赘述。)因此,在杨晓琳的“刀削面”、“螃蟹腿”戏称中,狡黠的严学章看见的新的



艺术灵光，他对“刀削面”、“螃蟹腿”进行了凝练和萃取，索性做了“螃蟹”。严学章是不是应该感谢杨晓琳呢？不仅做了螃蟹，还进一步地孕育了“螃蟹严”的“蟹念”——严学章的学术理念：横行不霸道。在螃蟹书法和螃蟹理念的支持下，有了螃蟹艺术论。其实，螃蟹艺术论并不系统，甚至有些是矛盾的，它们只是严学章某些艺术观念的、艺术思想的表达和阐述，还没有形成所谓的理论。并且，无论是其螃蟹书法、螃蟹理念，还是其螃蟹艺术论，都有其非常独特的一面，这源于严学章的思维方式。同时，一旦它们出现就开始了相互融合、启发以及相互支撑，形成了共生的局面，已经无所谓谁先谁后了。所以，尽管螃蟹艺术论并不系统，还没有形成理论，但是这些并不影响螃蟹有模有样地横行。严学章自己也非常清楚，他的螃蟹世家缘于他的螃蟹书法。所以杨晓琳总结：“纵观严学章的书法形式创造，很特别，常常让人出乎意料。他对古典作品的吸取，注重于对原作在理解基础上的强化和扩展，融入自我，强化自我。我们常常看到他的作品形态很夸张，用笔侧笔取势，左刮右砍，秋风扫落叶般。他对点、线、面有着细腻的体悟，能够进行大胆地取舍，要点是感觉到长就写得更长，感觉到短就写得更短，快乐地放松，自由地书写，表现得尤为率性，总让人感到宁过而无不及。有人说：学章的书法是站在传统的背后，这点或许正是学章的聪明睿智。历史上绝大多数书家对‘入帖’与‘出帖’是慎之又慎的。入帖是要求‘无我’，重客观，重还原，以乱真为佳境，而出帖则重主观，重领悟，以‘有我’为旨趣，严学章作品从内容到字体排列，及点、线、面的组织都极具个性化，形成了一套他自己的笔墨语汇，常常出乎预料，因而与众不同，可谓‘志在新奇’。”（杨晓琳：《与众不同 别具一格》）

杨晓琳的总结是准确的、精辟的，但这只是螃蟹体幼年时期的生命意趣，也是最可贵的地方。以后的发展却多了一些刻意、程式化因素，



也多了些功利化色彩,当然这倒更接近了其“横行不霸道”的本质。不过,无论是怎样地变化,都没有逃离他“志在新奇”的个性化追求。这也是严学章思维方式的独特性——“逆向与跳跃”的集中体现,这些也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严学章总是不断地从批判与反思中走来,这些“志在新奇”成了严学章许多艺术活动的逻辑起点。逐渐地,挑刺、反诘和有意区别于他人成为严学章的一种思维习惯。

至于“螃蟹画”——目前主要是图式水墨十二生肖画,则是严学章只身京华之后,为着“狗日的钱”开始的一种被迫转型。这也是他的螃蟹书法的延续和扩展。“接下来一系列的生肖水墨,与其说是我在绘画上作的一点尝试,到不如说是钱的无情挤压,使我浓烈的热血发生了井喷,连我自己也未曾想到,我的艺术追求和行踪,在北京的一年多里会拐一个弯子——由书法转向绘画。最直接的原因是,绘画要比书法更有受众。我和我的艺术极不情愿地接受着市场的洗礼。我痛苦着。”(严学章:《狗日的钱》)严学章痛苦的原因是,艺术家也是人,也需要柴米油盐酱醋茶,艺术如何切入市场以满足“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根本需求,从而获得艺术的新的发展。而想发展,就得有更多的钱,这大概是人世间最伟大的真理之一。正如严学章自己所说的那样,在被钱愁得不能入睡的寒夜,他披衣起床,展纸濡毫,画了一个似虎似猫的生肖图,并在画上题道:“在金钱的游戏里,老虎会变成温顺的猫,老鼠也会变成可怕的老虎。”于是乎,一种灿烂的灵光闪现了,“图式水墨十二生肖画”的种子在这种痛苦追寻的不经意中悄然萌发了。所以,在经过炼狱般的思考、卧薪尝胆的准备之后,严学章把他的笔锋转向了十二生肖画,并且是一种新型的、有着严学章首创意义的图式水墨十二生肖画。一石激起千层浪,图式水墨十二生肖画赢得了许多人的芳心,因此有了一定的市场。这也使得,出资36万元人民币购藏严学章创



作的3套(36幅)图式水墨12生肖精品，成为2006年北京生肖文化节开幕当天的最大亮点。这种尝试的初步成功，仍旧是严学章螃蟹理念——“横行不霸道”的艺术实践的结果，这也基本表明了“横行不霸道”总是能够闹点儿动静，并且能吸引众多的眼球。据说，北京已经有人开始仿制图式水墨十二生肖画了。严学章最初到北京的痛苦，与现在的痛苦感觉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了。严学章图式水墨十二生肖画的诞生，并不只在于它让严学章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拥有了赢得金钱的一种“魔咒”，也不在于说明“严老蟹”敢于吃螃蟹，更在于它标志着严学章这只螃蟹的第三条腿的出现。实话说，图式水墨十二生肖画的诞生是严学章出于对钱的渴望，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在无意中对人类文化有了贡献。这一条腿的长成，真正支撑起了严学章的生活，支撑起了严学章的艺术追求，支撑起了严学章的生命畅想，也牢牢支撑起了螃蟹王朝的大厦。有了这三条腿，就会有更多的腿，螃蟹的横行则会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空间，为蟹派总动员提供了巨大的可能。

从数学角度来看，“三角形”是最稳定的。而在严学章那里，蟹书、蟹画、蟹论，这三条腿不仅构筑了螃蟹王国的最基本框架，也让我们感到，突然间螃蟹艺术论显现出了系统性和广博性的意味。所以，在“螃蟹严”那里，三条腿的螃蟹就是八条腿的螃蟹，并且无论是三条腿，抑或是八条腿，都是为了支持螃蟹更好地走路。在新世纪之初，在那个寒冷的冬天，螃蟹踏着冰冷的月光，带着殉道者的“蟹念”真正地开始上路了。横行不横行，自己说了算。霸道不霸道，让别人说去吧！

第二节 “横行不霸道”的诞生及其本质

蟹书、蟹画、蟹论，其关键词则是“蟹念”——严学章的学术理念：



横行不霸道。横行不霸道,听起来很美,做起来不容易,它的诞生则更非一朝一夕之事,它经历了严学章含辛茹苦的多年孕育和殚精竭虑的不断打磨,以及市场经济的猛烈撞击,在书法艺术实践的碑、帖结合化探索和艺术观念的率性、思辩性交替阐述中分娩而出的。这一过程中,不时地伴随着严学章渴望书法创新、书法现代转型的阵痛。否则,严学章不会因为由书法转向绘画,接受市场的洗礼而痛苦着。尽管目前他的图式水墨十二生肖画非常“火”,北京邮票公司与中国艺术创作院于2006年1月5日至25日,携手在该公司展厅举办祝福狗年——严学章图式水墨生肖书画展暨生肖个性化邮票首发式。在这一活动中,文化部侨联艺术团、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合总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书画研究会、九州书画家协会等单位参与协办;北京严蟹文化中心承办。中国文化报、中国书画研究、书画产业报、人民网书画频道等为该展媒体支持。1月5日上午北京市邮票公司展厅人头攒动,来自北京市邮政局和北京集邮界、书画界、企业界的有关人士以及人民日报、人民网、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中国文化报、北京晚报、新京报、艺术市场杂志等20余家媒体的新闻记者数百人出席了开幕式。但是这些繁华,并不能掩盖严学章不擅长绘画的历史事实。(当然,以后他在绘画方面的造诣与成就,另当别论。)他在骨子里,仍然属于书法家的行列。因为,最初的影响是书法实践方面的,那是他挥之不去的美丽初恋,更是他终身的情人。“书法是有情之书啊。生活里我不曾有情人,书法里我既有情人,更有滚滚而来源源不断的情书。今生,自己恐怕难以忘却书法这个情人的,看来,我这情书还要继续写下去。”(严学章:《情人与情书》)他最终还是要以书法高唱艺术生命的赞歌的,书法是他的艺术之根。之后更多的则是书法观念方面的文字化表达,再后来是大的艺术观念方面的理论性的探讨,这些凝练成了一句

话——横行不霸道。其中，重要的阶段是“书法观念方面的文字化表达”这一时期。这一时期以《流行书风及其系统批评》(载《书法研究》1993年第4期)、《也论书法本体——兼与盛东涛先生商榷》(载《书法研究》1997年第3期)、《当代书法教育的误区》(载《书法研究》2000年第3期)、《书法新古典主义是倒退主义》(载《书法研究》2001年第1期)、《安得倚天抽宝剑——关于〈书法新古典主义是倒退主义〉的答辩》(载《中国书画研究》2002年第6期)、《书法要关注当下民间》(载《书法世界》2003年第11期)、《王羲之的反叛与反叛王羲之》(载《中国书画研究》2004年第5期)。通过对这些文章的解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横行不霸道”的诞生、成长及其本质。

一、解读《流行书风及其系统批评》

《流行书风及其系统批评》发表于《书法研究》1993年第4期，在此之前即1992年，此文入选中国92书法批评年会，文中提出了“一部书法史就是一部流行书风的流行史”的命题，文章的一些观点后来被广泛地引用。这些给了严学章进行理论研究的极大信心，同时为他发表自己的书法理论观点等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此文也是严学章把主要精力转向书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尽管在此之前严学章也曾发表过一些书学研究方面的论文，诸如《书法欣赏三法》(1988年，根据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蟹将严学章·评论集》记载，此应为严学章发表理论文章之处女作)、《论当今青年书法家在书法热中出现的问题》(1989年)、《步履维艰的现代书法》(1989年)、《老子宇宙观与中国书法精神》(1990年)、《回归帖学的喜与忧》(1991年)等，但是都属于一般意义上的书学文章的写作，并没有比较完整地体现严学章思维的独特性——逆向与跳跃，是比较按部就班地探讨问题和阐



明观点,还没有显示出后来的“严老蟹”的偏锋独出和火辣味道。但《流行书风及其系统批评》则不然,此时的严学章已经开始表现出他的“怀疑一切、批判一切”的思维品质,他以较长的篇幅和较大的框架,对流行书风进行了“我”性的解说,体现出了严学章理论研究的激情和学术功底的宽博(更确切地说是“庞杂”)。从其经历来看,严学章并没有在理论方面进行比较系统的深入学习,这就使得他在理论研究上表现出宽博或庞杂,甚至是前后矛盾的,显得理所当然,这也往往成为他在学术研究中的一种痕迹并不明显的硬伤,也制约着他的艺术观念向系统化理论的升华,使他的螃蟹艺术论缺乏应有的系统性和人们期待的理论高度。是为憾也!所幸的是,严学章有着不知疲倦地燃烧着的激情和独特的思维性格,这些不仅促使了螃蟹艺术论同螃蟹体一样“狂怪出新”和“不成熟即美”,更保证了其书法、文论和后来图式水墨画的内在一致性,现在看来,也使其螃蟹艺术论成为一种系统的理论变得可能。按照全息论的观点,这些东西在严学章的《流行书风及其系统批评》之前的那些书法文论中,都应该存在。不错的,但那种存在是隐性的、潜在的,还没有实现潜意识的外化。而在《流行书风及其系统批评》这篇论文之中,却都已比较清晰地全息存在着。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严学章“横行不霸道”这一学术理念的最初的理论方面的闪现,也是“横行不霸道”这一理念的试金石和理论肇基。当然,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没有严学章一直坚持的书法实践,乃至形成个性化的螃蟹书法作为坚强的保证,他的“横行不霸道”是横行不起来的。(关于这一点,后文将有进一步系统阐释,此不赘述。)

《流行书风及其系统批评》通过批评他人观点,对流行书风进行界定,进而表达自己观点,并在批判与阐述的基础上建构一种系统。体现了他“横行不霸道”的比较原始的精神风貌——尽管说出自己的观



点，管别人说什么呢！大有但丁“走自己的路”的气概。

严学章所说的事，大多是很难说清楚的事，就像辩论赛的辩题，比如“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也许自从孟子之后，人们一直都在辩论，并且至今还在继续地辩论着。而沿着这样的论题，抓住类似的东西说出子丑寅卯，已经成了严氏的招牌方式。《流行书风及其系统批评》正是如此的。当然，没有理论素养的书法家不能称呼其为真正的书法大家，但也并非提高了理论素质，有了理论文章，就一定能成为大家。至少在那个时期，当蟹念还未真正诞生时候，严学章还无法跻身此列。在《流行书风及其系统批评》一文中，对流行书风的界定的出发点在于当时许多人对流行书风的最基本问题存在糊涂认识。所以，严学章有了可趁之机，这正是严学章的敏锐之处，尽管有对“动因论”、“创作排练论”、“美学风格论”等的分析和批判，但在这篇文章中，严学章也没有能够说明白什么是“流行书风”，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在9年以后发表的《流行书风与书法新古典主义》中给出的：“在我看来，流行书风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广义地讲，它指向的是一个时代的主流书风，它具有较长的时空跨度和相对的稳定性，象晋韵唐法宋意清代碑学，因为正是通过广泛的流行传播，才使某种书风在某一时代成为时尚并区别于另一时代，这就是刘正成先生所提出的‘一部书法史，就是流行书史’的论点。（豪按：一部书法史就是一部流行书风的流行史，这一观点应该就是严学章在《流行书风及其系统批评》中提出的，9年之后怎么就成了刘正成所提出的呢？果真如此，还是严学章记忆有误？）狭义地讲，他指向的是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流行时尚，它具有时空跨度不大和多变性的特点，象清初尚赵董，清中后期尚碑学，象书法复兴以来的甲骨热、汉简热、章草热等等。……既然流行，就具有传播广、从者众、不断变化的特性。”可见在当时严学章对流行书风的认识是片面的、感性的，但这也不能不说明严学章对书



法发展的深切关注和可贵的思考,以及他渴望与众不同的“区别”意识。这一点正是他后来所提到的“不成熟即美”和“狂怪出新”的前期演练,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严学章“横行不霸道”最终能够全线出击的历史必然。

其实,流行书风的提法本来就不是很科学。流行书风是谁提出的勿需追究,但流行书风毕竟作为一种概念冲击着当下书坛,应该说这是好事,一如流行歌曲一样,让人们对歌曲有了新的认识。按照《流行书风及其系统批评》中说法,那么,一部音乐史就是一部流行音乐的流行史,这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关键是我们如何对“流行”进行界说,“流行歌曲”几乎成了一个专有名词,后来逐渐为“通俗歌曲”这个名词所代替,而“流行书风”则未必。如果把“流行书风”作为一个专有名词,那么“流行书风”是一种特指,有其特殊的含义即特有的内涵和外延。但实际上,《流行书风及其系统批评》一文中所说的“流行书风”并没有作为一个专有名词看待,是泛化的,书法江湖的人们也是持这样的观念,所以“流行书风”并不是一种特指。这也意味着某一种书风的流行,并不就是文中所说的“流行书风”。事实上,“书风”就意味着书法风格、风气的存在与流传,“流行”在表明有一定的追随者,它应反映着“当下”的某些崇尚。同时,既然流行,也意味着不稳定,是随时代而变化的,这也就构成了“流行书风的流行史”。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流行也有些“短命”的味道,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各领风骚,有着快餐文化的色彩。这一问题的两面性之关键,在于笔墨同时代的关系问题,此文中指出:“我们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时代的审美风尚——‘笔墨当随时代’。时代的审美风尚是这个时代在观念上的综合表现,每个人都会,也必然打上时代的烙印。作为一个有主心骨的书家,正是在扣住时代脉搏,加入时代潮流的基础上,来实现自己的个性追求,确立自